

# 《金阁寺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金阁寺》

出版时间：2010-1-1

作者：（日）三岛由纪夫

页数：288

译者：林少华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

# 《金阁寺》

## 内容概要

2001年，日本由53家杂志社共同策划，统计日本全国32000张调查问卷，评选出以夏目漱石的《心》等为代表的“令人感动的一本书”158种(含外国文学)，并于2002年世界图书日特别推出。对此我们从中选取具代表性的日本文学作品，并在此基础上对近几年日本文坛的部分畅销书作了梳理，整理出当代有影响力的作品，如狂销321万册，成为日本有史以来最畅销单行本小说的《在世界中心呼唤爱》等多种，作分期分批推出。喜爱日本文学的朋友们，在文字的世界里充分体味“心灵的感动”吧。

# 《金阁寺》

## 作者简介

### 三岛由纪夫

本名平冈公威，1925年生于东京一官僚家庭，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。1968年组织右翼团体“盾之会”，自任队长，鼓吹复活军国主义，1970年剖腹自杀。艺术上崇尚唯美主义，作品力求词藻华丽，工于古典笔法。主要作品有《爱的饥渴》、《禁色》、《假面具的自白》、《金阁寺》、《忧国》、《丰饶之海》，剧本《火宅》、《鹿鸣馆》，戏剧集《近代能乐集》等。

# 《金阁寺》

## 书籍目录

金阁寺  
潮骚

## 章节试读

### 1、《金阁寺》的笔记-第17页

「我的少年岁月处在一片迷濛的混沌之中。夜色如漆的世界固然令人生畏，但白昼般豁然开朗的生也并非我的属物。」

### 2、《金阁寺》的笔记-第138页

“总之就是说，有生之物并不像金阁那样具有一次性。人从各种自然属性之中接受一部分，通过互相替代的办法将其传播、繁殖开来。为了消灭对象的一次性而杀人，那是永远的失算。我是这样想的。金阁与人的存在便是如此愈发成为泾渭分明的对比：人之形象容易毁灭，却浮现永生的幻影；金阁之美固定不变，却渗透出毁灭的可能。人虽然脆弱而无法根绝，金阁虽顽强而可使之毁于一旦。人为什么注意不到这点那？我这一独到见解无可怀疑。假如我将这明治三十年指定为国宝的金阁付之一炬，这便属于纯粹的破坏，金阁势必无可挽回地归于毁灭，从而将人创造的美的总量确凿无误地减少一部分。”

### 3、《金阁寺》的笔记-第226页

不是这个版本的翻译。但内容是这段。

老诱人的。

---

新治醒过来时，眼前的黄火依然燃烧着。火焰对面仁立着一个陌生的朦胧的影子。新治心想：不是在做梦吧？一个半裸的少女低头站在篝火旁，低垂的双手拿着洁白的贴身衬衣在烤火。她的上半身完全裸露。

新治明白过来这不是梦的时候，闪过一个狡黠的念头。他佯装还在睡梦中，身子一动也不动，却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在注视着。因为初江的体态实在太美了。

海女似乎对赤着淋湿的身子烤火习以为常，丝毫不踌躇。她来到相约的地方时，这里已生了火堆。年轻人睡着了。于是她像小孩子一样，突然心血来潮，想趁年轻人沉睡的当地，赶快把湿透了的衣服和濡湿了的肌肤烘干。也就是说，初江没有意识到是在男人面前裸露，而只是偶遇这里生了房火，于是便在火堆前裸露罢了。

新治要是个饱经女色的小伙子，也许就应清楚在暴风雨包围的废墟里，站在篝火对面的初江向裸体，千真万确是处女的躯体。她那决不能说是白皙的肌肤，经年承受潮水的冲洗，显得润滑而壮实，那对高耸的小乳房似乎彼此腩腆地背着脸，在经受长年累月潜水锻炼的广阔的前胸，丰隆起一对杏花色的蓓蕾。新治害怕被她看破自己在窥视，所以眼睛只是眯起一条细缝。这种姿态保持着朦胧的轮廓，透过几乎冲及水泥天花板的火焰，隐约可见。

但是，年轻人冷不防地眨了眨眼睛，这一瞬间，被火焰的亮光夸张了的睫毛的影子，在脸颊上晃动了一下。少女连忙用尚未干透的洁白的贴身衬衣遮住了胸脯，高声喊道：

“不许睁开眼睛！”

忠实的年轻人把双眼紧紧地闭上。仔细想来，倘使再装睡的确不太好了，再说惊醒过来又不是谁的过错，他从这种光明正大的理由中获得了勇气，于是再次把那对乌黑的美丽的眼睛睁开了。

少女无所措手足，但还是没想把贴身材衣穿上。她再次用尖锐而清脆的声音喊道：

“不许睁开眼睛！”

这回，年轻人再也不愿意将眼睛闭上。出世以后，他就看惯了渔村女的裸体，但看心爱的人的裸体却是头一回。而且仅凭赤身露体这一理由而在初江和自己之间产生阻隔，使平常的寒暄和亲见的接近变得困难，这是叫人无法理解的。他用少年人的坦率站起身来。

## 《金阁寺》

年轻人和少女隔火相望。年轻人稍向右侧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少女也随之向右侧稍外开了几步。薄火仍旧在他们两人之间燃烧着。

“你干吗要躲？”

“人家害羞呗。”

年轻人并没有说“那么你穿上衣服好了”。因为他很想看看——哪怕是多看一眼——面前的她的身影。此时此刻，他不知如何续上话头，便提出孩子般的问题：

“怎样才不害羞呢？”

少女做了实在是天真烂漫的回答，但出语惊人：

“你也脱光，我就不会害羞了。”

新治非常困惑，但只踌躇了一瞬间，就不言不语地开始脱掉圆领毛衣。脱衣时，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：少女会不会逃掉呢？年轻人脱毛衣经过脸面的一瞬间，优柔寡断起来了。他在脱掉衣服之后，身上只剩下一块兜裆布，一个比他穿着衣服时英俊得多的裸体站立在那里了。然而，新治的心炽烈地向着初江，愧疚好不容易在他的身上苏醒，这是在他们做了如下问答之后的事了。

“你不再害羞了吧？”

他像质问似的热切地追问了一句。少女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可怕，她出乎意外地找到了托词：

“不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还没有完全脱光嘛。”

年轻人在火焰照耀下的身体，由于羞愧而变得通红了。他的回话快要脱口而出时又堵在喉咙里。他一边将手伸近旁火，近得指尖几乎插进火里，一边凝视着少女那件摇曳着火焰影子的白色贴身衬衣，好不容易才开口说道：

“你要是把它脱了，我就脱。”

这时候，初江情不自禁地微笑了。这微笑意味着什么呢？新治不明白。连初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意味着什么。少女把遮掩胸脯至下半身的白色贴身衬衣脱掉，扔在身后。年轻人看到这副情景，像一首塑像，威立不动。他一边直勾勾地盯着少女闪烁着焰影的眼睛，一边解开了兜裆布的带子。

这时，窗外的暴风雨突然更疯狂地刮了起来。这之前尽管风雨一直以同样的凶猛在废墟上肆虐，然而这一瞬间，狂风暴雨实实在在地出现在眼前。他们体味到高窗的紧底下，太平洋畅快地摇荡着这持续的躁动。

少女后退了二三步。后面没有出口。少女的脊背触到被烟熏黑了的水泥墙。

“初江！”年轻人喊了一声。

“从火上跳过来，从火上跳过来啊！”少女气喘吁吁，用清晰而有力的声音说。

裸体的年轻人毫不犹豫。他那映着火焰的躯体一跃跳过了篝火。下一瞬间就是这躯体呈现在少女的紧跟前了。他的胸脯轻轻触及少女的乳房。年轻人非常激动，心想：“就是这种弹力！原先我所想像的藏在红毛衣下面的，就是这种弹力啊！”两人拥抱了。少女首先软绵绵地倒了下来。

“松叶扎得好痛啊！”少女说。

年轻人伸手把白色贴身衬衣拿过来，准备给少女垫背。少女拒绝了。她的两只手已经不想拥抱年轻人了。她缩起双膝，双手将贴身衬衣揉成一团，好像小孩在草丛中捕捉到虫儿时那样，用这种动作顽强地保护着自己的身体。

这时，初江说了一句含有道德意味的话：

“不要，不要……出嫁前的姑娘不能这样嘛。”

年轻人有点畏怯，无力地说：

“无论如何也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……姑娘闭上了眼睛。她的声调像是训诫，又像是劝解，流利地说：“现在不行。我，已经打定主意嫁给你了嘛。出嫁以前，无论如何也不行。”

新治心中对道德观念也抱有一种盲目的虔敬。首先，他还不曾玩过女性，所以觉得这时候自己仿佛接触到女人所存在的道德的核心。所以他并没有强求。

年轻人用胳膊紧紧抱住少女的身体，两人都听见彼此裸露的鼓动。长吻给无法满足的年轻人带来了痛苦。然而，这一瞬间，这种痛苦又转化为不可思议的幸福。稍微减弱了的铸火，不时蹦跳出几颗火星。两人听见这种声音，也听见掠过高自吹进来的暴风雨的呼啸，以及夹杂着他们彼此的心脏的

## 《金阁寺》

跳动声。于是，新治感到这种永无休止的陶醉心值，与户外杂乱的期紧和挖树的风声在大自然的同样高调中起伏翻动。这种感情充裕着一种永无穷尽的净福。

年轻人离开了她，用不愧是男子汉的沉着的声音说：

“今儿我在海滩拾到一个美丽的贝壳，想把它送给你，就带来了。”

“谢谢。让我看看。”

新治回到了自己脱衣的地方，开始把衣服穿上。少女也开始静静地把贴身衬衣裤穿上，整理了一番，衣着十分自然。

年轻人手持美丽的贝壳回到已经穿上衣服的少女面前。

“哟，真美。”少女让火焰映在贝壳表面上，显得十分高兴。她把它插在自己的头发上，又说：“真像珊瑚啊。能不能把它当头饰呢？”

新治坐在地板上，把身子靠在少女的肩膀上。两人都穿上衣服，轻松地接吻了。

……回去的时候，暴风雨还没有停息。过去他们两人为避忌灯塔的人，习惯去灯塔之前绕岔道走。现在新治难以遵守这个习惯了。他送初江经由稍为易走的路，向灯塔的后面走了下去。两人从灯塔起互相依偎，从刮着劲风的石阶走了下去。

千代子回到岛上的父母身边，第二天起就为无聊而苦恼。新治也不来访。虽然村里的姑娘都来参加学习礼仪的例会，但千代子知道其中一新参加者是安夫所说的那位初江时，就觉得初江那副乡下人的长相，比岛上的人所说的更漂亮。这就是千代子的奇特的优点。有点自信的女子一般都爱议论别的女子的缺点，可千代子却比男人更坦率地承认除自己以外的所有类型女子的美。

千代子无所事事，学习起英国文学史来。她对维多利亚王朝的困秀诗人克里斯蒂娜·乔治、阿德雷特·安·普罗库塔、兹因·因兹罗、奥加斯塔·维布斯塔、阿莉丝·梅尼尔夫人等作家的作品全然不知道，却像背诵经文似的把她们的名字背了下来。千代子最得意的是死记硬背，甚至连先生打喷嚏都记在笔记本上。

母亲在她身边拼命想从她那里学到一些新知识。上大学本来就是千代子本人的志愿。父亲原先有些犹豫，母亲热心支持，最后说服了父亲。从灯塔到灯塔，从孤岛到孤岛的生活所激发起来的对知识的欲望，经常促使母亲对女儿的生活描绘出许多的梦，在母亲的眼里也就看不见女儿内心小小的不幸。

### 4、《金阁寺》的笔记-第73页

#### 关于柏木自述的摘抄

“我的想法令人费解吧？需要加以解释吗？不过从那依赖我终于心安理得地相信“爱是不可能有的”了，这点想必你也可以理解。没有不安，没有爱。世界永远是停止的，同时也是圆满的。难道有必要对这个世界加以注解，特意说它是“我们的世界”吗？我可以用一句话对世间“爱”的迷惘下个定义，那就是：假相企图与实相结合为一体的迷惘。不久，我开始知道，我那个绝对得不到爱的确信，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性状态。这就是我失去童贞的经过。”

### 5、《金阁寺》的笔记-第124页

有时我坐在草地上，一连几个钟头观看蚂蚁搬运细细的红土营造巢穴的情景，但并非由于蚂蚁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有时我面对校园后面工厂烟囱升起的青烟，久久地呆看不已，但并非因为青烟激起了我的情致。我觉得自己完全沉浸在自我这一存在之中，一直浸到脖颈。外界的点点处处忽而变冷忽而变热。是的，怎么说好呢？外界始而斑斑驳驳，继而条纹纵横。自己内部与外界犬牙交错的缓缓更替，周围空漠的风景映入我的眼帘，闯入我的体内，没有闯入的部分则在远处活蹦乱跳地闪闪发光。那闪闪发光的，有时是工厂的旗，有时是墙上讨厌的污点，有时是扔在草丛间的一只破拖鞋。所有的东西一瞬接一瞬地在我的内部萌生又归于死灭。

# 《金阁寺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